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四十

張國維列傳

張國維號玉笥金華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授番禺令以卓異考入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寺少卿崇禎甲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國維甫受事流賊犯安慶叅將潘某受賊紿敗績全軍覆沒報至國維方壯年一夜鬚髮爲之頓白國維親督兵至安慶見司道史可法與語

奇其才具疏請安慶添設一巡撫即以可法任之國維知人善任使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庚辰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吳人生祠之虎丘山是時山東大飢石米八兩三吳價三兩國維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糴米運濟寧每石加水脚五錢除糴米之河工外每石尚羨米四兩五錢遂設粥厰十餘處分布遠近命官董其事所全活者以百萬計賊首李青山聚衆數萬殺逐

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於朝天子嘉其能陞一
子世錦衣千户壬午冬北兵破薊州山東兗州
等府一時陷沒德魯二藩受禍獨悿廷臣議堪
任本兵者僉舉國維遂奉命星馳赴京受事總
督趙光抃出師羅山與北兵戰大敗折兵二萬
餘周延儒當國抑不以聞是時兵科缺員國維
題龔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拱宸為御
史謂西協地六百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疏凡

七上百計撓之使不得任事癸未二月周延儒視師無功與國維俱放歸冬十一月國維以羅山事被逮舟過吳門士民號哭於楓橋大赧門誰是錦衣衛官較船國維恐有變觧纜亟行得散去至京下詔獄山東南直民為國維叩閽頌寃詔曰張國維本當擬辟念其撫吳治河有功着吏部議用遂以原官往浙直募兵催餉國維行十日而遂有三月十九之變國維星夜抵浙

料理勤王五月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欲渡正值弘光登極南都國維念新君踐祚必爲　先帝發喪起兵北伐乃至留都欲與史可法合兵而出朝見弘光遂以國維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協理戎政國維見馬士英議多不合因循半年遂以葬祖母告假襄事乙酉五月南都復陷七郡瓦解閒鄭遵謙起義於紹興台州諸縉紳奉魯王監國國維至台州朝魯王晉少傅建極

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命其歸東陽集兵到錢塘守江派汛長河頭時紹興富戶以助餉受累國維並不打糧送扎國維以東陽世產與富戶隣若以原券與之計其數令出壯士數人備衣甲器械抵價若干自某日至某日給糧抵價若干以上著之家養不逃之兵以應出之價收難得之產不動敝邑而兵食具足唐王正位福建詔至浙東加國維東閣大學士勅輔魯王監國

廷臣多欲開詔國維曰繼大統若世治先嫡長世亂先有功唐殿下提兵北伐則國維當為前驅若止為閉户天子反以官爵分浙東辦鹵之心則恢優無期中興何日是 太祖高皇帝之罪人也不敢奉詔手勑凡七至而國維終不發謂使臣曰張國維但知今日江上收文武人才治戰守具為急不知東閣大學士為何官可即以此語報唐殿下國維兵雖不出打仗而沿江深

溝高壘多置木城株橛防守甚堅丙戌五月廿八日北騎渡江各營拔寨走國維遂歸東陽守陷阬嶺六月貝勒發兵入關道東陽將抵陷阬嶺國維邀東陽令吳琪滋至謂曰吾乃大臣今日以死報國天氣正炎若形骸腐爛不可辨識則謂吾逃必貽禍此地故特相邀視吾死耳吳令涕泣國維命取白絹一幅製詩三章一曰負國二曰念母三曰誡子楷書畢又顧其僕曰有

佳邃否吾欲留詩贈一故人其僕曰無有國維遂署絹尾曰大明遺臣張國維絶筆冠帶北面叩頭謂其僕曰吾死於王事禮也后兵將在東陽者皆困我而及於難我死可舁屍詣門一謝之云今生無以相報也向太夫人勿言我死止言適去可仍坐我於中堂俟逹官見始可殮耳遂赴水甫入水未一刻家人急拯之而氣已絶享年五十有二比騎至園國維宅國維尸坐廳

事面色如生北兵見有叩頭者有痛哭不已者同夥問之則多濟寧人皆向耳食其粥以活者國維殮後殯於郊外園亭踰半月有北兵數十人驅婦女宿其園夜半起如厠見堂皇燈火如晝有白鬚緋袍者南面坐繞座兵衛皆列刀戟北兵大呼遂不見始知國維靈爽不散北兵起叩頭柩前倉皇徙去後相戒無復敢入者矣桂王承大統謚國維曰文忠國維長子世鳳桂平

胡將軍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鵬官尚寶司卿北兵索之匿不出下令曰再不出則殺祖母鵬始就縛世鳳為北兵所殺世鵬繫獄張存仁自閩歸道金華百姓數萬人遮馬前為世鵬號哭請命存仁曰其父之為人吾在遼左即耳其名到杭即釋之

石匱書曰張國維長厚忠誠其鄉人與天下人稱之若如出一口歷歷所至其所以得此於人

若良亦不易矣乃時當陽九南北樞衡兩俱不
究其用而監國一出尤屬強弩之末後至北騎
渡江人乃咎國維之不受唐詔夫天方泛敵長
驅即唐魯合支亦不能久而國維之却詔拒唐
拳拳為魯總亦見其長厚之一端也

石匱書卷第四十一

朱大典列傳　附吴邦璟何武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丘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歷任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鳳陽廵撫加勅督勦流賊大典饒有才幹而賦性竒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督師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橐槖為之一空時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埰等交章劾

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薄自請捐資募兵
勤王自贖詔許之得脫歸里弘光登極起原官
禦左兵上流以功賞銀幣乙酉五月上棄留都
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刺自刎上
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為城守計而方國安帶土
漢殘兵縣武林東渡擬收馬金華大典不納國
安縱兵焚刦近郊四十里人烟幾絕閏六月越
城起義台紹守道于穎檄國安江干共事國安

遂舍金華勿攻大典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終魯王監國止遣其孫一朝未嘗發一兵至江上而所遣戍卒亦未嘗遇嚴州一步其意固有在也丙戌北兵渡錢塘國安走台州貝勒遣馬士英招降國安令其立功自贖國安率兵與貝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輦九牛銃攻城晝夜攻擊炮聲如雷大典知事不可為於數日前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其妾媵婢

僕各〻逃散止推其愛妾一人及其幼女丸井中而自走火藥局縱火焚丸大典部下副總兵吳邦璿者山陰人大司馬兌之曾孫也在大典幕中甲申以萬金托邦璿往京師營幹四月聞北變大典意邦璿必化爲鳥有矣乃邦璿途中聞變即槖金而歸除盤費之外所攜金分毫不動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題授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攜其室傅氏同往邦璿

善騎射城守倚之後城將陷邦璿歸視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尚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家汝可亟去邦璿乃出傅氏以所積金銀付其子令其藏匿民家俟城破潛遁并令諸婢僕急走逃死皆厚賷之自服緋衣縊死廳事邦璿知妻死不歸亟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閣部火藥盈庫今日不能擊敵而留與敵用甚為非計依璿愚見不若燒之武曰所言極當少頃城陷大

典倉皇至呼曰二將軍城已陷何不急走乃尚
留耶邦璿曰邦璿世受國恩義惟一死得追隨
明公幸矣再問何武〻曰武意已定願與將軍
同日死耳大典笑曰有志三人吾心甚愜但須
見二將軍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藥如許不欲委
以資敵意欲燒却方死耳大典出袖中火繩曰
英雄所見畧同乃盡出火藥三百餘桶堆於一
室大典尚有從人十餘大典曰去從人亦願同

先大典曰須出自然不可勉強再叱從人從人皆不應大典大聲曰快走吾將有事俟汝輩出百步之外然後舉火從人急走出大典乃與邦璟武璟坐於椅投火繩於藥桶頃刻藥發房屋皆燼北兵遍覓大典屍骸並無踪跡蓋三人并化為烟焰矣

石匱書曰昔年在淮揚親見朱大典之貪横真如乳虎蒼鷹不敢傍視後復見其嬰城守婺破

家養兵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未嘗不嘆息
其為人也王季重三仕為令尹以貪三黜其所
携宦槖盡分之昆季猶子時人稱季重贓銀極
不好而用銀極好余於朱大典亦云

石匱書卷第四十二

王之仁張鵬翼列傳

王之仁北直隸人弘光監國之仁以偽倭將軍出鎮定海乙酉南都陷北兵至浙督撫張秉貞發令箭促之仁歸款之仁至省以舊總兵印上而留其偽倭者之仁薙髮降陳洪範力保以原官復任至寧波餘姚孫職方嘉績熊給事汝霖於閏六月初八日起義推轂之仁為大將軍出

守錢塘江魯王自台州至封之仁為武寧侯派守西興渡自乙酉七月至丙戌二月各營抹守江上日以劇戲豪飲般樂怠傲之仁望之心碎乃上疏　魯監國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隷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命

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
仁揚帆奮擊之清兵覆數舟萬甲兵死江中者亡
算以功晉興國公五月廿七日清貝勒屯兵北
岸以江澗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廚
鍋灶方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
手勅相招入閩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
黔廿七夜遂拔走至紹陳兵刼監國南行廿八
日江上諸軍聞報俱潰鄭遵謙入海廿九日惟

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國安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無舡可自為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之仁還寧波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鮫門下捧所封勅印北面再拜投之海獨至松江峩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之口稱大明興國公到南京請允

至南京門者以告洪承疇令以單身入之仁縛王進見承疇大罵曰洪承疇若官至八座受國深恩戰作陣亡反面事沈　先帝贈若官立廟祠若祭若蔭若子若背義亡恩操戈入室平彝我陵寢焚燬我宗廟若通天之罪過李陵衛律遠矣承疇猶婉容下階勸慰之饌之公館餽以袍帽之仁閉目不視承疇猶不忍殺會丹陽起義有傳之仁為內應者遂棄市之仁衣冠植立

受刑從者十餘人送之仁至市灑淚而去之仁臨刑作詩數首寧波士子刻傳之

張鵬翼浙江諸暨人其先山西籍也崇禎中以副將分鎮山海關甲申國變間道走金陵屬東平伯劉澤清協也淮上乙酉揚州陷澤清欲以其衆浮海入浙遭風壞巨艦百餘且止遂降清而鵬翼與李士璉胡學海張國柱等諸隊共入海依巡撫田仰於崇明及崇明陷並走浙東田

仰以為功拜内閣鵬翼駐守寧波丙戌二月詔封永豐伯調禦衢州部衆律嚴江東獨稱有制之兵常過宿城市身露立竟夜兵不得入民居取一草有兩弟少弟繼熊尤英健能平地奮起丈餘貌偉傑拙訥與人一揖若不能為恭軍中呼為三張飛時鵬翼與其兩弟奉命初至龍游有千人告益陽王擅制諸不法鵬翼曰請得聞監國王輙閉閣不納鵬翼欲善諭之親至城下

則矢石交加鵬翼不得已揮士進百姓開城迎
益陽兵走追至西門流矢中王〻卒因疏狀有
旨不問遂至衢州時淳安與開化俱陷清兵逼
常山鵬翼乃令繼熊往守常山營南門外高阜
偵者數輩不返繼熊曰此必斂最近為所擒夜
提數百促赴之五鼓未飯空腹與千人搏戰自
卯至午數十合殺清兵過當氣靡漸退城下常
山百姓登陴望見繼熊面紫赤口流涎知其餓

極猶袒甲奮大刀砍縱橫如無人俄砍空力甚
刀脫手墮地復出佩刀連擊殺七人日晡清兵
後隊益至戰小阻乃退入常山清兵逐之至關
疑有伏不入繼熊憤其敗績引佩刀自刭北寺
中氣絕猶彊立不仆清兵懾繼熊威靈棄淳安
不守久不迹常山一步六月清兵入紹興尋攻
破金華八月晦及衢鵬翼與通王盛瀓及徐職
方為死守討王督三門鵬翼亦督三門遣楊恭

將登臺與清將將語曰我兵不可以力下也果天
意屬清〻全有闗粵吾以城降貝勒不許鵬翼
誠王曰吾五鼓出城嘗衞王畀甲飯飽斷後幸
一捷此呼吸事耳無他策而通城標將有內叛
暗馳約開門入清兵者請以衞降人畀其裝級
入叛將營中伺動靜則是夜子刻先鵬翼起輙
縛徐職方而縱降人往邀清兵清兵乃大至鵬
翼知內變疾呼起須臾門開清兵競入鵬翼頸

衆散徐叱曰毋犯吾家請以冠服往誠其子識吾衣襲出永和樓清兵叱不許乗馬鵬翼怒斬其馬步整攝詣貝勒貝勒温語欲降之鵬翼罵觸貝勒乃令釘手足於門刳其腸凾聞其亦自縊而通城盛㵐引决徐職方亦於是日遇害

石匱書曰王武寧首先薙髮張永豐手殪親王江上諸軍皆疑其跋扈而孰知其忠誠慷慨誓死靡他且能肉視虎狼氷預湯鑊明目張膽自

請一先真可與日月爭光則彼奄奄自充牖下者猶是婦人女子之態二將軍所掀髯而竊笑之者矣

石匱書卷第四十三

張春列傳 附

石匱書卷第四十四

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鄭遵謙列傳闕

陳萬良徐龍達潘國緒羅騰蛟王祁王翊王興

列傳闕

石匱書卷第四十五卷

余煌陳函輝陳潛夫列傳

余煌會稽人天啓乙丑廷試第一歷官左庶子煌事封公極孝登第後猶跪地受杖應對稍錯則披其頰煌仰面受之無忤色乙丑釋褐魏璫用事勢焰薰灼凡在仕路無不委蛇詔修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掌院施鳳來題史官七人煌與其列要典成大干物議思宗丁丑煌在經筵

禮科給事中韓源疏劾禮部侍郎吳士元連詞
煌有旨曰纂修諸臣各有本末煌上疏辨曰纂
修一事臣之本末鑒在聖明臣寃乆白臣復何
言顧臣名節所關有不能已於言者臣以新進
控辭不獲稍延數月乃始供事纂修之始不過
因吏部尚書張問達彙刻成書稍加裁節迨總
裁正副互相筆削陸續進呈先經奉旨刪潤後
又有更加詳慎之旨屢呈屢發愈改愈詳非復

臣等所得而寓目矣未幾逆黨劉志選復有要典功非一疏請增入逆璫臣等先拒而史臣從此得罪詰臣等以隱漏逼勒原文責臣等以私交抗魏國法同事諸臣取黜相繼臣以剪桐之役引退歸里始免竄逐今目要典者曰羅織曰獻諛當逆熖孔熾片詞未下鼎鑊先懸臣等據事直書可謂羅織乎仕途速化人輒奔營臣等纂修告竣半級不加乞差歸里可謂獻諛乎後

之諸臣苛求不已益以當時議論與擊逆諸臣相左不知黃克纘韓爌俱忤璫被黜其議論未嘗不與擊逆諸臣相左也臣纂修始末事跡甚明故十餘年間吹垢索瘢不遺餘力未嘗有加於臣使果有纖瑕可摘已在放流之列何待今日之韓源哉 上溫旨慰諭之戊寅六月請急歸省賜銀幣馳驛禮遇甚隆遂丁封公慼里居數歲不以一牘干有司郡中有大利害輒攘臂

言之不少避巳卯修三江閘庚辰修麻溪壩壬午修郡城皆科派田畝未免蘋怨致來輿人之譏然識者能亮其心也甲申北變煌哀思悲功便欲以死殉　先帝乙酉北騎抵浙檄紹郡士大夫歸款會城煌獨不往會義興兵起魯王監國起煌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丙戌各鎮挨戶打糧民不堪命廷議煌為兵部尚書彈壓內外固辭不獲乃始受職疏言藩鎮各自成

軍不相統率司馬不得過而問焉是綴旒也如
必相統率則法紀久已凌夷一旦絕之將為射
的頃者因仰與鄭遵謙爭餉兩營格鬬蹀血宮
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今若受事而構怨不已
臣罪何辭况兵丁肆橫赤子流離戢暴禁奸非
兵勿克自非硁然環衛不足以居重馭輕也監
國然之蹶此兵丁稍戢民用稍安晉吏部尚書
不受時內外諸臣處堂自娛請乞無饜復言國

艱愈危民生愈慼朝政愈非且恢勦未能尺土未復請祭則當思　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　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　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　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　先帝光烈未揚時以為名言五月江上失守各藩駭散監國犇天台二三迂儒猶欲閉城死守煌曰江上數萬兵不能當一戰乃欲以二三老弱守城是聚肉待虎也亟開之後清兵入

以城門不閉兵不血刃人皆歸德余司馬五月
晦入山別其家屬六月朔復入城晚出宿石旗
草庵次日至渡東橋赴水舟人拯之起復宿草
庵一日夙興挐舟至大河頭復赴水時水涸深
不及腰煌泂水入泂而出者三四舟人復欲拯
之有僕曰勿爾好成就之乃止比得屍衣帶間
有小木板書絕命詞曰穆駿自馳老駘勿逃止
水汨羅以了吾事有媿文山不入紫市棺殮俟

地方官看驗暴城下者久之

陳函輝初名煒字木叔號寒山澍臨海人父三槐爭楊椒山遇舉函輝迨長折以為字三槐以壬午乙榜授廣州同知函輝隨父任甫十齡為番禺令穆天顏所知曰寧再來人他日國家多事時思吾言幸努力解作荔枝賦及仁獄論一時以為兒異人及三槐量移南康郡丞方坐引茗呼函輝語之持世無如忠孝傳世惟有文章

免之釋甌而遊函輝因信禪果終身不仕此語毋課嚴讀書山寺三年不歸丁卯鄉薦居小寒山自號小寒山子辛未再罷歸作載愁日記壬申修台郡志甲戌改今名成進士上書請旌毋節詔許之授靖江知縣海盜督雲峰大掠設間誘其黨蛇山王獻功暮府盜息分考南闈得士來集之等臺抨歸臥病放園著寒喜正續集若干卷著易手抄及楞嚴法華宗通二集己坐前

事削籍賦放言效白詩十二章甲申國變函輝在籍懸 太祖高皇帝像於府堂涖牲設誓起義勤王復移檄京師各鎮共擧義旗檄曰嗚呼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普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居素車馬錢塘怒激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

合文祖之櫛風沐雨遊諸宗而布澤推膏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褎海盡行統曆迨我 皇上崇禎御宇十有七年於此矣始政誅璫獨勵震霆作鼓頻年懍鹵咸持宵旰為衣九邊寒暑幾驚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告切己溺己飢之痛廑心而轉環言路鋤色以側席端揆惟見發政施仁近且側身罪己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宸極之未遷遠至

覆瓶有何失序嗚呼即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
累世休養之恩嚚食諸姬覆楚已深羽十罪九
封函谷過秦又負漢三章甚者熖逼神京九廟
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　先帝不得正其終罪
極海山貫知己滿憯浮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
東國戍詎無封事逆天繆戶未陰雨者何人將
伯助予終永懷而靡及猶然泄泄皆曰䶣䶣門
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竟

若周闐開門納叛皆覩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
降盡弘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即
係純忠此則刼運真遭陽九百六之交而凡民
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蕃將代漢將
帳中豬兒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內鴆
先進毒鳳既斬於京口剖屍之僇安逃雖不逝
於烏江拔山之力終盡無彊不折有逆必誅又
況漢德猶存周曆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

中興羿翠逄蒙難免少康之並僇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仇業賴社稷之靈九人以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敢出祁山嗚呼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剡具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伸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征韃嚙齒穿齦聲斷五更哀角共洒申包胥之泣誓焚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網張翼與宋之旗協恭在位

頽如熊貔夾輔周之鉞磨勵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吾金陵咸尊正朔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彝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各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忠臣孝子之憤殲厥渠魁班馬叶乎北風訴常紀於南極以赤手而扶神禹事在人為即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攙搶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潞

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撤政欲誓衆發
師以弘光監國不許草澤勤王乃止南都當事
遂以兵部職方起函輝監軍江北乙酉北騎渡
淮弘光宵遁函輝亦乘間奔歸時魯王播遷至
台函輝與魯王家邇詩酒相得六月壬子至武
林潞王出降使幣四出惠王崇王周王皆以次
至魯王適卧病不能起使者偏先繳印冊函輝
爲魯王謀言屢遺兵火印冊俱失所存者圖書

耳即纖上函輝復勸魯王霧紹北使遂至句餘
聞餘姚會稽起義函輝期海門叅將吳凱帶兵
斬使誓衆祭旗隨招至浙東諸縉紳上牋魯王
啓請監國先於台州頒詔諸鎮即從魯王至越
魯王聽信讒言以函輝計典受譴不宜近左右
遂以函輝為詹事府少詹事奉諭聯絡溫處函
輝知犯衆忌棄職歸山與僧湛明結茅雲峰丙
戌四月以禮部右侍郎起函輝到越旬日而北

騎已渡江矣函輝扈駕至海門魯王登舟函輝辭魯王曰老臣不能扈從遠去誓以一死報殿下矣遂哭入雲峰山中自盡年譜末云徐陵五顛唯誓出家文山七歌尚思殺賊輝得死所矣遂預作埋骨記貽其二子有曰空山無棺埋骨瓦甕以寒泉一勺奠之不植不封無煩改卜嗚呼小寒山子生於庚寅之年死於庚寅之日占星曰危應候惟木後之君子有起而吊之當時

木叔一寒至此哉誠所謂死無葬身之地者矣又作絕命詞十章詞曰生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為韓木叔生死為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懸赤手拳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年六月廿七今年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

閒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叅文佛蘇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尚留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删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欲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春魂遊寰海名山身到兜率內院今日為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尚多抱憾請與同人證此又遺友人書云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

心事也或念輝平生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謂埋吾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書畢從僧索故曆曰六月之望可了望前一日僧有褁單去者函輝徐笑曰豈以我哉是夜五鼓竄入寺方池淺不得死僧覺遶持起索粥飲且休頃之闔户引繯盡時年五十有七

陳潜夫錢塘籍會稽人應童子試冒他人姓曰

朱明崇禎丙子舉浙江鄉試遂改名潛夫少年任誕喜盡言翹人之過鄉里多惡之故與客陸培初舉進士與潛夫首難為檄文逐之兩浙士子多右陸培攻潛夫甚力潛夫於是徙家雲間一時污蔑之言置之不辨或問之潛夫曰丈夫貴立功名流言遑足卹耶癸未三試南宮復不第選授河南開封府推官時汴為殘殭親友勸弗往潛夫曰吾所謂立功名此其時此其地矣

至封丘飛奏曰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寔有絫卵之危欲請重兵守帶懷遏賊勿使下而身自渡汴梁聯絡號召復通邵之地疏上未及報會有鎮將陳永福降賊爲賊先驅出晉中其子德爲巡撫泰所式材官聞永福信以其衆謀縛巡按御史蘓京去變起倉猝人人不知所爲潛夫曰此獨德畔軍未盡畔也乃募民兵千人鼓行而西請巡撫泰所式鎮將卜從善許定國以

兵會合力擒德而所式以解任去二鎮將皆潰而南潛夫力不能支遂奉周藩渡河住封丘百姓從者如市潛夫皆具舟楫一一濟之時崇禎十七年正月也渡河與巡守使者謀不應於是入居杞檄召州縣令長設 高皇帝神位環立再拜哭歃血盟曰凡我諸臣同心并力固守河南生為明臣死為明鬼左右感歎流涕潛夫聞汝寧西平寨副將軍劉洪起者奇男子也擁衆

萬人數殺賊有功走往說之洪起曰公書生伏
忠義尚不惜死况我輩武弁乎然茲事大吾與
公覩釁而動勿孟浪也潜夫乃告還項城峙芻
茭集流移部署稍定復走西平寨謀之而洪起
兵亦大集以五月五日禡師祭旗諜從北方來
具言都城陷　先帝升遐西人痛憤擗漭嚼齒
誓衆令士卒皆衣縞素洪起兵萬人號五萬方
行出汴梁潜夫率死士三千先驅杞縣擒殺僞

官當是時兩家之師會於河隄旌旗火鼓相望十餘里五月二十日渡河而北邀擊賊將陳德於栁園大破之擒其牛馬輜重軍聲大振六月傳露布於江南時弘光監國留都見潛夫露布舉朝奇之廷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潛夫見靳命勒兵至南都陛見弘光請兵乞餉議恢勦之策上疏曰臣聞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數千里之地皆祖宗版圖

尺寸不可棄其中郡國豪傑結寨為固大者衆
或數萬小亦不下千人弄兵既久士卒器械足
用引領南望掃境以待王師　陛下誠分命藩
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
爭奮更持爵賞官誥慰勞鼓勸勉以立功當可
盡賴其力於是計遠近畫城堡使之自守其地
而桥撫藩鎮以銳師屯要害策應之寬則耕屯
為食急則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相救有功

者賞失事者誅賞罰得宜纖錯相制上之則恢
復可期下之則江淮可保此今日之至計也江
淮之上何俟多兵督鎮紛紜並為虛設騷民糜
餉為患寔深且夫　陛下拱手而取千里之地
重以十萬之兵據天下之大半而挾進戰退守
之策亦何憚而不為此若謙讓不遑徒自退托
舉土地甲兵之衆無故而致之他人開門揖盜
而曰吾傑之堂皇之內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

疏入為馬士英所持不報潛夫馳去走河上有所請乞皆不用冬十二月雖陽李際遇既導北兵孟津渡河又疏言和戎之利謂逆闖在秦藉北兵攻破之闖破而北兵已罷我乃乘其罷而并取馬計無便此潛夫劾際遇欺君叛國十可斬而際遇行賄馬士英謀去潛夫乃以新安御史凌綗代為巡方而召潛夫回京潛夫南還至壽州有婦童氏自言福王妃也因亂相失今聞

王在金陵為天子吾亦欲南去廣昌伯劉良佐具乘輿送之南潛夫至見車馬騶從甚壯傳呼曰皇后來諸官吏夾道趨迎潛夫遂往朝爲童氏至南都　帝謂元妃既亾童氏妄認下獄論死而馬士英嗾御史交章劾潛夫私謁妖后無人臣禮乙酉四月命緹騎逮潛夫下詔獄乃作豫中記畧數萬言五月南都陷潛夫得脫歸海昌會北兵至浙下令薙頭潛夫聞越中起義奉

魯王監國乃航海見魯王魯王下問曰先生何以教我潛夫對曰人心思明三吳忠義之士莫不翹首以望假臣士卒五千直渡海昌必斷武林咽喉以為恢復之本魯王稱善然無兵莫能應也加潛夫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捐己財募兵三百人與熊孫諸家兵列舟江上丙戌五月晦北兵渡桐廬江上兵散潛夫歸山陰之小赭村謂其妻孟氏曰行矣我為忠臣爾為烈女

泉下差不悉也遂秉燭坐飲酒四五卮思自盡
絕命詞曰吾父生我天挺惟異吾母發亡繼母
撫視讀聖賢書秉嚴父誨惟孝惟友曰忠曰義
丙子舉鄉顧名自勵和氣滿閭清風吹袂名曰
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惟癸未司理開封
星言視事是時兩河賊氣滿地衆人迴車予獨
攬轡以身許君有死無二賊出河朔羣工奔避
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仰報　先帝手

披荆榛身掃魑魅知有封疆先死何畏終復舊宇誅逆擒偽三十州邑大明土地時惟弘光鑒予忠廑命以巡方繡衣北蒞悅矣諸奸共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竭聯絡要圖置之罔遂雖非朱仙金牌十二三月撤歸可為雪淨哀哀先子一時捐棄我哀方盈奸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即第圜墻幽夏寇氛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東澥之濱苟延年歲腥風偪人奮身起義航

海飄零請兵越地乃覲監國復承勅旨命我浙西加我卿銜糧無錙銖兵無隻騎召募親丁三百而已血戰江干五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將不練兵官惟坐費日待斃來自強無計大權不握旁觀徒恚丙戌五月胡馬驟至公侯勳爵拔營而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忠則在天烈則在地事不可為偷生乃忍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取義成仁千古如是詩

曰萬里關河胡馬奔三朝宮闕夕陽昏秋風血悴萇弘碧明月聲哀杜宇魂白水無邊流姓氏黃泉那可度寒暄一忠雙烈傳千古獨有乾坤正氣存書已投筆起立繼母在座哭之失聲潛夫曰母之教子惟忠孝也今日之事忠孝盡矣母當自慰不必悲傷於是整衣冠再拜祖廟已則拜母長揖別弟及孟氏親戚一一與辭訣乃呼其妻其妻拭鬚鬢正襟同其妾向姑再拜曰姑

善自保重媳行矣於是相牽袂而行至化龍橋
潛夫長咲曰不畱孟氏有是二女拊其背令先
下其妻從容解擊閤一七首以授從婢曰吾當
亂世攜此以防不測而今而後吾知免乃攜妾
手同赴水死之潛夫坐橋上度氣絕遂自沉
石匱書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知去其詐
用人之勇去其怒在古人原有節取之法而三
君子之毅然死節澡身浴德使生平之瘢垢俱

盡忠孝之能成人之美也信若此矣迺昔之論人者曰蓋棺論定不其然哉不其然哉